

# 坂本龙马

〔目〕 司马辽太郎 著

第一部



# 坂本龙马

〔日〕司马辽太郎 著 岳远坤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坂本龙马.2/〔日〕司马辽太郎著;岳远坤译.

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1.12

ISBN 978-7-5442-5545-5

I. ①坂… II. ①司…②岳… III. 长篇历史小说

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146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0-005

RYOMA GA YUKU <3> <4> by Ryotaro SHIBA

Copyright © 1963, 1998 by Midori FUKUDA

This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8 by Bungei 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坂本龙马(第二部)

〔日〕司马辽太郎 著

岳远坤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黎遥 张苓 余晋

特邀编辑 朱文婷

装帧设计 王晶华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90毫米 1/16

印张 21.25

字数 300千

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5545-5
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# 目 录

- 一 天涯亡命 /1
- 二 寺田屋之变 /17
- 三 人生流转 /31
- 四 乱起生麦 /53
- 五 栋梁之臣 /63
- 六 伯乐 /83
- 七 风雨双雄 /99
- 八 龙马脱罪 /113
- 九 京城春色 /131
- 一〇 海军学堂 /169

- 一一 大奸容堂 /183
- 一二 清河之殇 /205
- 一三 京都政变 /227
- 一四 江户之恋 /239
- 一五 土佐血风 /259
- 一六 片袖定情 /283
- 一七 长崎高士 /321

## 一 天涯亡命

高知城下往南八里余，有一处叫神田的小山村。没有像样的路通往这里，城里的人都鄙夷地说神田村的人不需要路，他们个个都像野老鼠。

出生于井口村的岩崎弥太郎现正住在神田村。虽说是“住”，其实并无像样的宅子，只不过是两间小屋罢了。

文久二年（1862）二月，二十九岁的弥太郎娶了一个年仅十七岁的老婆。她叫喜势，眉清目秀，一看便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子。

弥太郎的同僚都在背地里嘀咕：弥太郎其丑无比，没想到走了桃花运。众人又妒又羨，好端端一个美人儿，嫁给这么个丑八怪，实在可惜。喜势是改田村乡士高芝玄马之女，后来所生久弥，成为三菱会社第三代社长。

这一年五月，暗杀东洋事件已过了五十日。月末，阴雨连绵。某日天黑之后，有人冒雨使劲儿敲弥太郎家的窗子。

“请问是哪位？”新妇喜势作势要起身。

“就说我有事出门了。大晚上来敲门，肯定没好事。”

弥太郎家是一栋只有两间房的小屋。他藏到了厨下，因为他不想惹上麻烦事。喜势对此颇感吃惊，真是个软骨头。

来者二人。其中一个是一段日子以前还得势的大崎卷藏。另一个人身份低微，是与弥太郎共事的下横目井上佐一郎。井上也就罢了，像大崎卷藏这样的上士专程来到弥太郎家中，真是天大的怪事。

大崎专程来此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弥太郎心中忐忑。不管好事坏事，定是 大事无疑。

“弥太郎不在？”从隔扇那边传来大崎卷藏的声音，听起来话音里有些失望。

“夫人，那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。”

在吉田东洋被暗杀之前，弥太郎还非常卖力地搜寻勤王党的动静，但之后他很快便托病不去衙门了。他是个伶俐人，非常清楚新旧两派的斗争还会进一步激化。他觉得夹在双方之间，得罪人并因此受到伤害实在是愚蠢至极的事。

“夫人，我们今日即便在此住上一晚也要等他回来。这样会给府上带来麻烦，但还是决心如此。”

岩崎弥太郎躲在厨下一角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但既已躲开，也没法出去。他于是干脆就躺在了地上，事已至此，也不管什么蚊虫叮咬了，只好在厨下将就一晚。

大崎这小子，已被免去官职，还装模作样。弥太郎暗骂。他打算利用这次东洋被暗杀的机会，辞去公职，做回地下浪人。像我这样出身的人，就是再做一百年下横目，也不会受到上士提拔，好没意思。恩人东洋都丢了性命，如今已经无所顾忌，不如赶快辞掉此卑职，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发挥才干。

没有人比岩崎弥太郎更怪。武市半平太曾经当着门下众生评价过他：天生胆魄惊人，而且通晓文字，但是既不勤王也不佐幕，只字不提类似“主义”的字眼，可能都是天性使然。

若说弥太郎有主义，那么他奉行的是彻头彻尾的自我主义。他信奉的，既不是天皇，也不是将军，而是他自己。他不是个自私自利之人，只是认为天下之大，没有人及得上他，因此，他自己就是值得信奉的主子。

“咦？”大崎卷藏侧了侧头，从厨下传来了鼾声。“夫人，那鼾声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啊，那是……”喜势不知所措，“大概是老鼠。”

“啊？神田村的老鼠竟然能打鼾？”

鼾声越来越大，喜势终于难以掩饰了。

“这，等等。”她站起身来，道，“可能是外子从后门回来，在那里睡了。我去看看。”

未几，岩崎弥太郎不得已来到客人面前。

“弥太郎。”

“哎呀呀，这不是大崎大人吗？我刚才出去喝了点酒，然后晕晕乎乎地不知怎么就回来了。”

“嗯。”来人顾不上寒暄，直接切入正题。“我就明说了，有事请你帮忙。吉田东洋大人遇害，至今还没找到凶手，这一点你也知道。藩厅明知凶手是谁，却装糊涂，根本不去缉凶。因此，”大崎卷藏用扇子指着弥太郎，紧紧地盯着他，道，“虽然我已经不再是大监察，仍想吩咐你一件事，弥太郎听令。”

大崎卷藏低声说了一句，然后郑重其事地打开一封信函。

弥太郎瞅着那封信。竟然是住在江户的老藩公的亲笔信。按照此时的法令，大名一旦退隐，则无权干涉藩政。所以对于此次乱事，他也只能装作旁观，但在暗地里早已开始行动了。他从江户派出了密使，通知藩厅与东洋派的心腹：“多派人手，务必把暗杀东洋的凶手找到。”搜寻所需资费也由江户寄来。

“大崎大人，小的想问一声，您认为凶手会是谁呢？”弥太郎试探道。

“幕后黑手是武市。”大崎道。这在城下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“此事老藩公也知道，但即便有老藩公，若不找出凶手，没有有力的证据，也无法治武市的罪。”

“凶手会是谁？”

“就是那晚前后脱藩的四人：那须信吾、大石团藏、安冈嘉助，以及本町一丁目坂本家的幼子。”

“啊，龙马。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您认识坂本龙马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大崎那表情似乎在说：我怎会识得这些乡士？

“要是这样，大崎大人，小的认为您的怀疑有些没道理。龙马不是普通人，气量大着呢，应该不会干出杀人发动政变这种事。”

“弥太郎，不得放肆！”井上佐一郎摆出正义凛然之态，道，“这些事情都是各位上士大人经过多次密会，深思熟虑之后才判定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他们或捕或杀，仅此而已。今天晚上大人就是为了此事而来，请不要推辞。”

哼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当上士的狗？弥太郎心中不满，瞪了瞪眼，又寻思，有意思。让我给这些上士当走狗，呸！但既然是老藩公的命令，就不一样了。

若我的名字传到老藩公那里，前程就一片光明了。

“好。何时出发？”他干劲十足地问道。



坂本龙马坐船到了长州三田尻。他乘小舟抵达栈桥，踏上陆地的一瞬间，顿觉神清气爽，似乎已经投身天下风云了。

“哎，泽村。”他朝总之丞喊道，“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？你给我带好路。”

泽村一本正经地稳住龙马，道：“走向天下的领路人是吉村寅太郎。我们得先找到他，不然什么也做不了。”他说完便先走了。他的心里也没底，好不容易脱了藩，变成“志士”，却不知路在何方。“我觉得到了马关就能知道吉村寅太郎在哪里了。”

“好、好。”龙马兴奋不已。比自己早一步脱藩并与天下志士结交的吉村，肯定会将自己引荐给他的朋友。

龙马和泽村脱藩是为了参加羽前浪人清河八郎、筑后的真木和泉以及筑前的平野国臣领导的京都起义。这次的京都起义，乃是大谋士清河八郎等人策划。现在，九州各地的浪人正陆陆续续赶往京都、大坂。但起事前，他们还要等萨摩藩的人马。

萨摩藩老藩主岛津久光要率千余兵士上京，拥天皇以匡扶正道。倒幕派的浪人想要在大坂或者伏见等候久光，推举他为领袖，于京都举兵。只是久光并不吃他们这一套。此时幕府当权，久光本人并无倒幕之意。他这次上京，只是想用武力震慑江户幕府，以夺得强有力的发言权。

萨摩军千余人于三月十六从鹿儿岛出发，到达小仓后改乘藩船天佑号，沿着濑户内海向东航行。当龙马与泽村到达长州的三田尻港时，他们已经驶入了播磨的室津。

清河、真木和平野等浪人此时正在大坂的萨摩藩府等着他们到来。萨摩藩虽大觉麻烦，但是不想激变，便给他们腾出藩府二十八号长屋，供他们住宿。这是萨摩的智者堀次郎提出的建议，可以说是变相软禁。但龙马和泽村总之丞哪知这些情况，他们只匆匆忙忙地赶往与京都和大坂相反方向的马关。

马关有一位叫白石正一郎的奇人，是个富商，藩主毛利侯特赐他拥有名字和带刀的权利。说是奇人，是因为他是商人，同时也是一个尊王攘夷的志士，这在当时非常少见。他常庇护长州和其他藩的志士，提供住宿和资费援助。

泽村认为，吉村曾经住在白石府中，到了那里，说不定便能打听出吉村的行踪。

二人到了马关。

白石正一郎是山阳道首屈一指的大船行老板。他家被称为长州的金库，府邸气派壮观，堪比诸侯的城池。

“好气派的府邸。”龙马感叹道。府邸太大了，他甚至都有些畏缩。

“总之丞，”他有气无力地说道，“你以前在这里住过，应该认识主人。你进去问问吉村的下落，我在外面等你。”

泽村很为难。但龙马已经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这时面前出现一条壮如牛犊的大红毛狗，慢吞吞地从龙马身边经过时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
“哎，红毛狗。”龙马嚷道。红毛狗竟然亲昵地跑了过来。龙马把它拉住，对泽村道：“总之丞，我和这家伙玩。”

泽村无奈，独自走了进去。“土佐泽村拜见白石先生。”他对女仆说道，然后让她端来水洗了脚。

不久，白石正一郎便亲自到玄关迎接。“快请快请。”他十分热情地将泽村迎到了厅上。白石正一郎面色白皙，一副学者模样，梳商人的发髻，却穿着一身整齐的仙台平袴。

此时天下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“马关有侠商。”意指南来北往的志士只要从马关经过，必定会到白石家做客。白石会非常热情地接待那些穷如乞丐的志士，给他们盘缠。对于那些想要到长州藩游说的人，他还会给他们牵线搭桥。但白石正一郎在明治维新之后没有人仕途，依然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。明治十三年去世，享年六十九岁，死后，被新政府追赠正五位。

“您是说吉村寅太郎先生。”白石正一郎道，“很遗憾，他已经于十几天前往上方去了。您要是想追上他，可以坐我们明早从马关出发的便船，您看怎样？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泽村有些失望，但是认为追上去或许还能赶得上起义，便道，“那么请给我们俩准备一条便船吧。”

“您二位？”白石正一郎一脸惊讶。

泽村只好向他说明了原委。

“那位先生是跟我客气呢。”白石走到了外面。

出去之后，他大吃一惊。二三十条各色狗中间，匍匐着一个彪形大汉。

是个疯子不成？这就是白石正一郎对龙马的第一印象。

当晚，龙马和泽村总之丞就住在这位侠商家中。

“真是个怪人。”白石正一郎回到卧房之后，对夫人说起了刚才在门前看到

的那一幕，“竟然能和阿红亲密相处。”

白石夫人也非常吃惊。那条叫阿红的红毛狗在马关是出了名地凶猛。

“阿红就像只小狗崽一样，趴在地上，高兴地摇着尾巴。不仅仅阿红，那位勇士的周围还聚集了其他野狗。真是一位有奇德之人啊。”

“他喜欢狗？”

“我也觉得奇怪，问了问，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土佐方言说不喜欢。晚饭的时候我说起天下大事，他也只是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家里留宿过很多奔走四方的志士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什么都不懂的呢。”白石正一郎接着沉吟道，“却有着一种常人没有的吸引力。”

“呵呵，由此说来，老爷岂不是和那野狗一样？”

“不无道理。狗能够感受到他身上那种魅力，人不可能感受不到。依我看，这位勇士日后必成大器。”

“刚才您说他叫坂本龙马？”白石夫人点点头，将这个有点奇怪的名字铭刻在心。

龙马和泽村第二天一早便乘船出发了。

途中，海上波涛汹涌。原本想避避风浪，没想到在盐饱列岛一带，又没有一丝风，于是干等了几天，最终到达摄津西宫已经是四月二十一。

“泽村，我们可能赶不上了。”就连一向沉着的龙马也开始有点着急。

这时泽村总之丞说话的语气，俨然已经把龙马当成自己的主子。在长途奔走中，他也像马关那些狗一样，被龙马吸引了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坂本先生，我们先找吉村寅太郎。到大坂的长州藩府一问就知道了。”

“哦，那赶紧走。”

到了大坂，藩府的人告知：吉村寅太郎在大坂藩府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去了京都，应该隐在长州藩的京都藩府内。

“我们又晚了一步。”泽村急得直跺脚。但是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。不得已，他们只能到位于心斋桥畔泽村相熟的客栈投宿。“这里离西长堀的土佐藩府不远。要是被藩国的捕吏抓住可就麻烦了。坂本先生，您可千万别擅自外出。”泽村提醒龙马，但是龙马早就被心斋桥的热闹景象吸引住了。

龙马信步走到街市上。他生性好奇，虽然是武士出身，却喜欢商家的热闹。

从心斋桥到东顺庆町筋、新町桥三条街道，到了夜里灯火通明，十分热闹，不但有各种各样的小吃，还有摊贩和卖艺的，往来的人更是络绎不绝。

龙马穿着一身黑木棉纹服和藏青色外罩，系着在三田尻买的马袴，后腰胡乱插着长短双刀，和叫卖的商贩们擦身而过。

“真有意思。”他挨家挨户地看别人店里的货物，脸上不觉浮现出微笑。大碗盛的荞麦面、烤包子、心斋桥特产天目酒、味噌烤豆腐串、烤鳗鱼片、新田屋的卷烟、扇屋的发油、绘草纸……

“各位快来看啊。”这是向往来人群兜售色情书籍的叫卖声。

最让龙马惊叹的是在每一个路口，都有街头艺人，演“街头净琉璃”，或者评弹，吸引了很多人。

这里的确和江户不同，真是商都啊。龙马心中叹道。江户也有曲艺场，但是大坂简陋的露天场所更多一些。围观者不仅有学徒和匠人，还有很多店家老板。不知道是应该说他们小气，还是更懂得生活的乐趣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坂是和江户及各藩国的城下町完全不同的城市。

龙马正在新町桥桥头上隔着人墙看一个行脚僧给人看手相的时候，只听背后有人低声唤道：“坂本先生。”

“哦？”龙马回过头去，只见一个浓眉大眼、双目炯炯有神、长一张阔嘴的武士，正面无表情地站着。

“哦？岩崎弥太郎吗？”龙马亲切地走上前去。但弥太郎依旧面无表情，一步步直往暗处退。

“弥太郎，你到大坂来做什么？”

“做什么？”弥太郎无奈地说道，“我身为下横目，是前来捉拿你的。那边的十字路口还有我的人。这是藩公的意思，速速与我归案。”

啊，对了，我是个脱藩武士。龙马忽然想起自己的身份，其实，即便弥太郎带来一百个人，他也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。

他走到人墙外。

弥太郎怕龙马逃走，往后退了五六步，小心翼翼地盯着他。

“弥太郎，你的长相还是这么奇怪呢。”龙马用方言取笑道。

“跟我走。”弥太郎并不笑。或者说，龙马根本就没有看到此人笑过。长着这么一副奇怪面孔的人，在这个世上真是不多见。

龙马沿着长堀川往西走，一路有很多桥。从心斋桥出发，走过佐野屋桥、炭屋桥、吉野屋桥、宇和岛桥、富田屋桥、问屋桥和白发桥等八座桥的桥畔，到第九座鲤座桥附近，就是土佐的大坂藩府。对于脱藩的龙马来说，此地无异于阎罗殿。

龙马走过第五座桥的桥墩时，忽然回过头去。弥太郎吓得往后跳了一步。

“龙马，你要是敢杀藩府捕吏，可会累及老家亲人。”

“我不杀你。”

龙马看了看周围。两岸商家的灯光落在水中，波光粼粼。路上很暗，没有一个行人。

弥太郎和同僚井上佐一郎站在龙马右手边，手握刀柄。他们喘着粗气，为了区区功名着急上火。捉住龙马或者将他杀了，他们多少能够得到提拔。

“你姓井上？咱们第一次见。你长得真像只老鼠。”

“龙马，这是公事，你老实点。”

“我很老实啊。”

“在藩国杀了参政吉田东洋大人的，是不是你？”

东洋被杀了？龙马大吃一惊。那须信吾精悍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，同时武市那张阴郁的脸也在脑海中掠过，土佐藩肯定正在发生一场大政变。“这么说，你们二人也是受人差遣喽？”若是武市掌权，是不可能派人捉拿刺客的。

“是江户的老藩公。”井上佐一郎冷冷一笑，面色一拧，“龙马，你听着。武市拥年少的藩主搅乱政局，但是江户的老藩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，早晚会把你们这帮恶人一网打尽。”

“恶人？”龙马挠了挠头，“喂，老鼠，我可要逃了。”

“岩崎，你到后面去，小心！”

井上佐一郎跳起身来，拔出土佐特有的长刀。此人习过无外流，对身手有着充分的自信。但是与龙马实在不能相比。

弥太郎没有拔刀，而是脱下草鞋，夹在腰上。他是想见机随时逃脱。

“哦，怎么，想打架？”龙马靠着宇和岛桥的栏杆，懒懒地拔出了刀。

最可笑的是岩崎弥太郎。他已经做好了逃走准备，却又害怕井上佐一郎回去告他。不得已，他站到龙马背后的桥上，拔出刀。摆好姿势之后，他那狮子头一般的脑袋表情更加狰狞了。

“弥太郎，拔刀了啊。真是勇敢。”龙马感叹道，“但是真可惜，你不应该成为一个受上士指使的肮脏小捕吏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天下已经风云变幻，人难免一死，你不应该死在我龙马刀下，你应该为了天下而死。对于你来说，土佐太小了。”

脱藩的家伙在胡说些什么！弥太郎一脸不耐烦。他原来就毫无为国事奔走的兴趣，也非常讨厌武市半平太那样整天摆出一副仁人志士面孔的人。但他也知道，自己在土佐藩不会有出路，浑身的能量也找不到地方发挥。现在让他发愁的，正是寻找发挥自己能量的地方。

“弥太郎，以前你被关进安艺郡那奉行所大牢里的时候，不是说过要扔掉武士的身份，广聚天下财富吗？”

“是说过。”

“我啊，要推翻幕府。”

“乱臣贼子！”井上佐一郎吼道。

龙马置若罔闻，继续对弥太郎道：“你去经商吧。往后生意买卖就是国事。那些商家是做不了的。只有拥有武士的眼光和气度，能够看清天下形势的人做的生意，才是真正的生意。这样的时代必将到来。”

这话说得在理，弥太郎心中暗道，但是他手中依然紧紧地握住刀柄，不敢掉以轻心。

“我是听河田小龙说的。在美国、英国和荷兰，商人威风八面。那里根本没什么武士商人之分，更没有像土佐这样还有上士乡士的区别。在美国，将军都是选出来的。在那里即便是商人，只要选票多，也能当上将军。由此来看，土佐的上士和乡士之争，简直就是狗屎！”

“这小子……”井上佐一郎拿刀砍了过来。岩崎弥太郎也极不情愿地跟着砍了过来。杂谈归杂谈，官命不得忘。

龙马一闪身，反手一刀。井上的刀砍了个空，他的右肩却被龙马的刀背砍个正着，倒在地上。

龙马回顾一望，弥太郎早已一溜烟逃跑了。

岩崎弥太郎回到九郎右卫门町的住处，一身热汗。不一刻，井上佐一郎也

面色苍白地回来了。

“岩崎君，你太胆小卑鄙了！”井上一进门就大声嚷嚷。他们住的地方是经营木炭生意的小商贩家，地上堆满炭。

“真无耻，置朋友于虎口不顾，独自逃命！”

“井上，你也应该一起逃。原本就是很困难的事。我们即便拼了老命，也杀不了他。”

“那我们就被他杀好了。难道我们不是武士吗？”

“我可不信什么武士道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还故作悲壮。龙马乃是剑术高手，我们这些外行跟他打，能有好果子吃吗？”

“我可是无外流的皆传。”

“不可同日而语。”弥太郎耻笑道。

“无礼！”

“无礼？用词不当吧。我说的不是礼节做派，而是功夫。井上，你能先冷静一下吗？”

“岩崎君，我看错人了。我原来听说你在井口村人称恶人弥太郎，也算个远近闻名的奇人。”

“是个讨人厌的家伙。”

“可是，你……”

“等等。要是时机到了，即便有千万人，我岩崎弥太郎也不退缩。但是如果注定失败，即便对方只有一个人，该逃的时候我还是会逃。”

“卑鄙怯懦！”

“不不，而且……”岩崎咽了一口唾沫，道，“我怕他。”

他真怕和龙马打交道。首先，他认为杀吉田东洋的凶手并非龙马。龙马绝对不会干这种行刺的勾当，他和那须、大石、安冈等不是一类人。岩崎虽然觉得龙马有些可憎，但他同时又认为只有自己才能理解龙马：有一点他比我好，只有一点，那就是他有一种天生的魅力。将来，肯定有很多人被他的魅力吸引。龙马定会受到万人的拥戴和瞩目，能成大事。我却不具备这一点，我可能只是一介武夫。

弥太郎觉得龙马有些可憎，可能正是出于对他这一点的嫉妒。除此之外，他和龙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相似，才会心生忌恨。

今天晚上，龙马在宇和岛桥留了他一命。如此算来，他又欠了龙马一次人情。

“井上，我要回土佐。”岩崎弥太郎道。

井上佐一郎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岩崎君，你越来越胆小了。今晚龙马就把你吓成这样了？”

“随你怎么想。”弥太郎厚着脸皮说道。他决定放弃这个任务，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龙马。与井上在京坂游历的这些日子，他看清了很多井上没有看到的东西。以萨长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势力如日东升，幕府的威望却在急剧下降。

弥太郎不信什么主义，也不是个面对天下大事慷慨激昂之人，但是，他却拥有一双洞察时事的眼睛。或许那些幕府的要人、在野的论客以及自诩为志士的人，都不如这个土佐的无名小吏更具洞察力。

弥太郎的眼光并不是才练成的。二十一岁时，他就成为藩士奥宫周二郎的随从，几乎身无分文便去了江户，入安积良斋门下学习。

这个乡下出来的愣小子，跟着私塾的师兄去江户市中游玩，经过丸之内。这一天正好是十五，乃江户各大名登城参见将军的日子。

“怎样？很壮观吧？”私塾的师兄看着号称“江户特产”的大名队伍，自豪地对弥太郎炫耀道。他拉着弥太郎去了辰口，在那里能看得更清楚些。

二人站在路边，看着大名一个接着一个从面前经过。

的确很壮观。开道之声过后，枪阵、描金的匣箱、金纹雕饰的华丽轿子和马匹随之而来，还有拥住主子们、用一种很奇怪的步伐行走的武士。

看着这些，带路的师兄兴奋不已，说道：“怎样？回去之后可以把这些见闻讲给家乡的人听。”

弥太郎却在一边冷眼旁观。

愚昧！幕府和诸大名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！他只能在心里说道。

大名队伍，乃是所谓江户文化制造出来的一种极其奇怪的东西，除了来航的洋人，谁也不觉得这很滑稽。但这个从土佐的大山里走出来的弥太郎却嗤之以鼻。以这种事情为乐的幕府和诸侯必然走向灭亡，若非自己走向灭亡，也肯定会被洋人所灭。

逆时代潮流而动总是不明智的。弥太郎在当天晚上便离开了住处，投宿到天保山中的船家客栈去了。如果弥太郎继续做他的下横目，日后能有三菱公司兴起？



井上佐一郎留了下来。他个子矮小，有点小才，只是一介下横目，对于时势没有任何看法，更没有任何远大志向。他的心中，只有俗吏的功利心在燃烧。捉住或者杀掉疑犯，便能得到提拔。况且妻儿还都留在故乡，这一来便要讨个前程。

土佐在大坂的藩府有两处。一是负责土佐藩大米、海货、纸张和木材等物资集散的西长堀长堀川沿岸的藩府。这个藩府非常壮观，占地一万坪有余，是掌管商务的官衙。

另一个最近才建成，专门负责军事，位于住吉中村在家。这是在幕府赐的土地上建起来的，占地一万零七十九坪。藩府面朝海岸，整个构造与城郭无异。在土佐藩，一般将这座藩府称为住吉阵营。

这是幕府为了防止洋人从堺市入侵而下令修建的。先前东洋为了讨好幕府，投入了大量经费。五百兵士全副武装，沿岸还设置了炮台，营中准备了从荷兰买来的五百支枪，指挥官由家老级别的藩吏担任。

井上佐一郎每天都从住处到住吉阵营来访友。他在土佐时的上司小监察福富健次在阵营当值。福富是上士，在江户修习镜心明智流的剑法，取得了该流的资格。他受到已故东洋的提拔，是新虎鱼组中的一员才子。所以对于武市一派勤王党，他比任何人都仇恨。

“佐一郎，你听着，总有一天，江户老藩公一声令下，勤王党就会灰飞烟灭。只要你能捉拿杀害吉田大人的凶手，便可平步青云。”他对佐一郎道。

福富这样的东洋残党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也要将凶手捉拿归案，逼其说出幕后指使。虽然幕后主使是武市半平太这件事早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事，但是他们需要证据。只要有了证据，武市及其同党便能立刻成为罪人，东洋一派便可官复原职。

“小的明白。”井上佐一郎抬起头来看着福富，点了点头，目光里流露出对权力的执著与欲望。

但是井上彼时还不知道，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就在他们阵营内部，那就是足轻武士杀人魔以藏。

冈田以藏当时还没有这个“杀人魔”的诨名。他开始在京洛之地对佐幕派大开杀戒，是在之后稍晚些时候。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变得狂悖。此时他的